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孫家賢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周鎔

謄錄監生_臣李輯玉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愿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

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吳到夔州復詩選之自朝川還朝後父皆不煩繩削而自合

吳晦菴語錄人多說杜子吳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彌繁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魯

直一時因所見今又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

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沿峽

皆因開鑿而成故少
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精卓

不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
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

船尾跳魚撥刺鳴

上白帝城

考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通

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

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

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考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莽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舍為白帝舍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走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

先主

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俾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宋得

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主彷彿盡之

復漢留長策中原

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

數屯

壯浪 寂寞語

錦江元過楚劒閣復通秦

分之未幾而復合於彼傷感無

如此兩語
傷解誤甚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

半龍鱗

寂寞語
奇麗

竹送清溪月

風動竹開
如送月

苔移玉座春

玉座

移於皆上
春惟皆耳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觸目自然

絕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十字開合古今

孰與關

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

使其果應天運玄德之才亦豈小哉

得士

契無鄰

謂武侯相得無比即此便不可及

遲暮堪惟幄飄零且釣緡

其

負如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首尾曲折句句典實有味真大手筆蜀先主廟

詩評意皆合口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稱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洙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馬相持百餘日疾

卒于軍又魏書亮振靈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嘔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清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靈運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洙曰關公張飛皆蜀將耿奔鄧禹復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絕語

○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趙縱

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
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絕絕正圓不
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
辨甚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
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
時三蜀雪消之際頃湧湍激大木十圍枯槎百丈
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
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迄今不
動豈曰陣勢八天地風雲
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

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
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雲長復仇故恨不能滅
吳非也或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
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

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
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也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之舅氏也
當是為羽林軍師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
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
我

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

自是好語

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

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歎危
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

沉鐵鳳闕教鍊羽林兒
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
分軍

應供給百姓日支離
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
燕王買

駿骨渭老得熊羆
活國名公在拜壇
羣寇疑冰壺動瑤

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
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
及老夫哀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

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

洙曰漢禮樂志天馬
休從西極入馬生渥

注水中秀輔曰韻音習唐韻云颯颯大風也洙曰定一
作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陰沉鐵
鳳闕謂宮苑深邃也西京賦注圓關上作鐵鳳今張兩
翼舉頭數尾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
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
賞以封已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
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

反君起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渭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洙曰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洙曰晉街隗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觀青天趙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夢弼曰荊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

上畫像

尚有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
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孟氣心傷艷藥梢英靈
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洙曰莊子若白

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詩式宴以衍
古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昇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圻雲霾龍虎睡
江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扶桑在東故曰西弱
水在極西故曰東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

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詩之

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

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

勝深慙畏損神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
孫為此城兵戈指在肝之叛時戰于梓

績州敗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容徘徊勇
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
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屬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

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栢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雲來氣接平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閔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竊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

詩之元氣在此

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

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

難為用

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按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

手植古栢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相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
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
武侯廟然後知古相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
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
此則不見古相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
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
置氣脉不屬嘗問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寓之訛耳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生肆於市廛
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
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
歸州之男故一以昭
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
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面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醜醜
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答舒曰按歸州圖經王端字昭
君耕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
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
歌帆側拖入波濤撇旋梢清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
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土無英雄才

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修可曰揚雄方言大船

謂之舸艤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艤音葉鄭曰艤宜從徒協切鶴曰水之曰者曰旋曰漏而漬者水之漑也今言撇旋梢清撇猶過梢猶泊也趙曰瞿塘峽名虎鬚灘名沫曰峽人以操舟人為長年定功曰歸州秭歸縣北有

屈原故宅原石
為基見漢志注

愁

公自注強
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
巫峽泠泠非世情
盤渦鷺浴底心性

獨樹花發自分明

顏帶
俠氣

十年戎馬暗南國
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
人今罷病虎縱橫

蔡寬夫詩話
子美以盤渦

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鳥鬼
頓頓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
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
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
白鷺羣飛大刺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
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覽栢中丞蕪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

四美載歌絲綸

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

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其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
誠補王堂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同心注
師律灑血在我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
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
歛激懦氣奔聖王國多盜

語有嫌

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

用必絕褻沴根吾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挹亦推轂期孤寡

洙曰晉卞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鶴曰三止錦江沸謂上元間段子璋

反實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
止沸也王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以律復漢書贊有
來庫后拔我戎軒漢顧宗國畫二十八
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起得便壯

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

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

與高李輩

公自注高適李白

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

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驚空相
呼先帝正好武囊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但吾哀
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
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

食常恐違撫孤

鋪敘典實○洙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貝魏二州在河北鶴曰按新史

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通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通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荆巫荊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
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
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
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

語甚不類其識徵君第二句已見至

階前鳴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紕

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

安毒熱新。

洙曰賈誼賦
紕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甚。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

言故首云常荷地主

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
莖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國園吏
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
莖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
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紩牽強無味一經器物
內永掛羸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
感動百慮端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莖馬齒見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正直健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擅突襲人屋壁列樹
白菊鰻為牆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春
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

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古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挫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
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
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
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
情宜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

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間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舍蓄墻宇資屢修哀年
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

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趙曰斬木為棖取竹織
離苦虛竹謂虛心之苦

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栢都督公嘗為栢都督作謝
上表正是初到變時師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棘人之
勞

除草

公自注去藪也夢弼曰藪
音潛又除災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

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纒纒有味

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

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艾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趙曰難之上皆

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劉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禮難氏掌殷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化也沫曰左傳周任有古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溫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引水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沾水奴僕悲
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
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

夢弼曰時栢公鎮夔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
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竹竿
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及嚼
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洙曰左傳桑田巫曰晉侯

不食新吳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漢老公自稱師曰蒲鶴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鶴鄭曰歎丘衡切師曰歎實嚴泉也希曰水玉水精也洙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宜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隸人伯夷斗秀信行

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如葦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
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

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
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

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

行諸如呼某乎

用意崎嶇外

趙曰公食

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句洙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聞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催宗文樹雞柵

吾哀怯行邁旅次轉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卯方漫喫自

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赴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
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
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纖籠曹其
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背距還污席我寬螻蟻遭
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修近
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
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
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
柵皆頗苦事○洙曰籠

枻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雖枻物得其宜近譬諸
身於損益之理亦其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
剖析謂宋文宣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
辭也洙曰祝雖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
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
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
郡人入夜爭餘瀝
稚子尋源獨不聞
病渴三更迴白首
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

奴傳記不錄趙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

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喝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策

義仗知者論吾哀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歟然於抑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

說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

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徹山葉繁時危挹佳士

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

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

洗蓋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瞰他昆切日始出貌趙曰晉程曉詩可憐襍穢子觸熱生病根喝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喝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鏡鏡皇皇汗出如漿鶴曰夢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夔

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
立於側秦人益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瓿而叩缶者真秦
聲也益即瓿缶之變稱耳夢弼曰蘭相如傳趙王
與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金缶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
平峽忽如瞻華嶽

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
洞口經春長薜蘿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洙曰三輔京北扶風馮翊也趙曰公

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玳

鄭曰玳音此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玳玉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

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夢弼曰寺

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祕書文嶽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

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枝歌已渝之遺音也惟峽

人善盡舸且遲回

洙曰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

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趙曰唐制

秘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

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

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

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瘻向誰數暴虐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親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

謂早愈於茲昨又何激也

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暘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哀猶計拙失望築場圃

修可曰莊子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涿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修可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

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尙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涿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賜於歆切傷暑也

火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含神農害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散語同舊俗燒蛟龍驚惶

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昡羅落沸百泓根源皆

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

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

寧要謗語憑此近熒侮

熒侮猶威侮

薄閹長吏憂甚昧至精

主遠邇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鄭曰昡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兩露雲無處所鄭曰焮香斯切炙也趙曰焮字出左傳行火所焮夢弼曰要平聲薄閹謂近及郊閹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

為寒水玉願作冷秋駭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草曰寒水

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
秋二物皆涼。故願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卧。歸林鳥却迴。峽

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孫曰
瀘水

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
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涼。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歛

翕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師曰
雕胡

即菰米也。趙曰。暍於歇。
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暍。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歷元年
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條然欲下陰山雪

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何相合

絕壁過雲開錦綉踈松隔水

秦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

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觀秦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雖舌香以秦事趙曰署指吉省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之嘆洙曰後漢王喬為紫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

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

無一字不盡○洙曰呂氏春秋必子

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闕
闕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
軍曰大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師曰潘安仁西征
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也洙
曰鄆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云
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

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

午減汗流北隣耐人聒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閉目
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
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春焚
平武王親救暘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唯清秋
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
露凍堦聞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
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
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曾條

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僊本是池中物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夢符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
匝匝今謂烏匝是烏巾也洙

曰兩師行兩神也魅旱神也鄭曰春古慎字洙曰左傳
惠信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世紀武王見暘人王自
左擁而右扇之趙曰鉤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
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
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
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頗疎疎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

光竟難候此事終蒙寵諷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
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濃重露
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合彼淫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

但上面寓不其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感矣

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大夫多英雄

洙曰周厲風土

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矣其有白
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修可曰謝
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喬趙曰白屋貧人之屋如周公
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
記七夕婦人結線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
蟄子綢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鄭曰漢乙業切潤也齟壯
所切齟偶許切不相值也夢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
柄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
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
半可以蓋供鬼宿渡河之後翟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
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
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異傳

學多聞授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子按
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高夏晨
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
常在中夜之理纖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答
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瞿紫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
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
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
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杜
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
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
也

暑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

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
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
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
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
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
苑歸驂騮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

毒熱達此不自煩
○涑曰陳孔璋檄

垂頭塌翼趙曰林下有塌翼謂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
曰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其崔公之通于易復長於
詩也修可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維楚有材晉
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驂騮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

也事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珠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

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臨華語錄杜詩多誤

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洙曰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其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其

夜王寢與神女遇明日
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
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
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
挂帆

遠色外驚浪蒲吳楚久陰
蛟螭出冠盜復幾許

趙曰白露難能

數借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
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
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
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
連牆荊州船有士荷戈戰
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
羣盜下辟山總

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鴈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
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洙曰日有行黃道赤道時久陰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萬莖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萬莖向二旬

矣而莖不甲坼獨野覓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

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萬莖何足以比君子直以覓比之差

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

特似有理○種萬莖得此干涉甚大奇怪有味枯旱

於其中災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歛

奔命師伯集所使

師伯亦可

指麾赤白日

却

頤洞青光起

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

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芑芳

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

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

不知從何來而叢生

此於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

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國陷蕭艾老圃永為耻登于

白玉盤籍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趙曰漢書嘉生

之類注專指為禾師伯乃雨師風伯摘用之端本曰瀕洞雲色起貌己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修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趙曰封己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微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

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

鳧鶴熊羆謂無託興則愈淺第語味無用深索

秋分客

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
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是自是

仙骨 鶴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鶴曰鶴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
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白

勝千家邑，清秋萬估船。
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希曰周顒

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山有此句

灩澦堆

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

水漲半沒洙曰世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咎雲雨如馬戒舟航天

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

此坡賦之祖

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

堂

每以詩複見意自是家數○洙曰楚俗禱雨必沉牛以答神貺爰盛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生

堂外邊恐墜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

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本中曰郭

璞江賦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多
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語態
流麗

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趙曰黃草峽
在涪州赤甲

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
也詩意謂勿言劔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劔
閣內已有國之者矣
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

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

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鸚鵡自負

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爾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越者射舉酒於榻側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竿不停綴文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風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

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趙曰綉綬

指樂工之類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歌熱謂戲為變峽想歌之音也洙曰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

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

苦語

費思處處隣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識之好感哀而嘆曹子建詩

轉送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
子捐軀遠從戎滿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栢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

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鏡中哀謝色萬一故人憐

趙曰渭水

終南山在長安
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滿堂慘不樂響下青虛裏
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
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
玉盃

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

出土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洙曰漢李延年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孟寂寞言不敢為聲金管迷宮徵言聲之不達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修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雷

李賓客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
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離心不展哀謝日蕭然筋力
妻孥問著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東滄

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霞楚氣潮海蹴吳天

蜀地賦此故覺雄勝

煮井為鹽速燒畝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
鵝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
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
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
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負瓜時猶旅寓萍泛若蜚緣
藥餌虛狼籍秋風洒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

百韻鋪舒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述高宴無謂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

哀箏傷老

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坐涕潺湲

公自注都督栢中丞建
開縣國弟子李仙奴歌

弔影夔州僻回腸

杜曲煎即今龍廡水

公自注西京龍廡門苑
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

莫帶犬戎

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秉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鷂

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

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

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政宮禁經

綸密台階翊戴全能羅載呂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

主長吟不世賢音微一柱數道里下牢千

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

陵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

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
驛當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
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
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
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為
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衾枕成蕪沒池塘作

棄捐

公自注平生多病卜築遭懷因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無沒棄捐也

別離憂怛怛

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

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

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

沉綿卜羨君平杖屨存子敬種

謂空於寇盜僅存此耳

囊虛把釵

釧米盡圻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

市暨瀼西巔

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并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止公處居人謂之瀼

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

梨勝頗穰多粟過拳勑厨一味求飽或三鱸

三鱸押韻可據

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羈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

抵公畦稜材依野廟孺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

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

章澁

奇語下句不稱

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

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

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

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行路難何有

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

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

公自注鄭

高簡得謝太傅之風

昭王客赴燕

公自注李宗觀有燕昭之美燕周之齊也

途中非阮

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

亦不解

淹留景不延風期終

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

散

古意不銜

澤國遠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鑪峯生

轉眄橘井尚高塞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跼爲晚聞多妙

教卒踐塞前慙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鑄衆香深黯黯

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匱空刮眼鏡

象未離銓

自行難以下但欲訪僧尋寺恍惚自悼○兩旋兩銓登銓○洙曰烏蠻指為州以西有烏

白蠻也希曰蠻有鹽井煮泉為鹽洙曰峽土瘠確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文辟備員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宦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為之回腸也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今言奴僕何如禮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師曰胡星指去吏亂也洙曰胡星見漢天文志恭

民除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歐公曰此言肅
宗咸中興之業洙曰北喜出于岐呂望事注見前趙曰
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在得音問
頻數而相去千里也下入以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
能文章此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崙之
陰以作笛修可曰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
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
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音微未達燥濕
變響洙曰漢鄭當時買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李膺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登龍門汗血馬注見
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
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祕書監也故
用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洙曰魏管寧常著白帽居海徵命不就趙曰陳江總
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有山水衲袍賦
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衲袍降賜何以

東揚恩德夢弼曰東郡謂鄭在江陵南湖謂李在夷陵
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
臘洛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
安澗源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
童子雕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
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曾致書問病沉綿者久病之
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
頭至酒店便獨酌暢夢弼曰海陵卞囊謂今世圖畫所
傳嚴君平挾箸策携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
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洙曰晉王
獻之字子敬夜卧齊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
徐曰青龜我家舊物可時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
謂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平陸池
道紀夔州寓居所有也洙曰漢揚震傳三艘一音善定
功曰人來生馬羈言禽無席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數

張儀坐以破馬羈洙曰市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
鄭曰稜魯鄆切來曰公畦官園也洙曰漢晁錯傳鑿大
湖廟壩垣注云壩者內垣之外游地也壩人緣切趙曰
霧雨銀章滋公自謂銀章久不服也馨香粉署妍蓋郎
官握蘭含香又省中以粉畫之公雖為工部貲外郎徒
想其官署之妍美耳洙曰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
匡廬來張晏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字子慎見儒林
傳漢明帝畫名臣列將於雲臺青簡殺竹青為簡史臣
所以記事者也田曰雙峯寺在韶州下有曹溪七祖坡
佛書自昆婆尼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
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
祖而上蓋梁隋間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其道至肅宗時
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養以此考之六
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古七祖而不言六
祖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王早身厚幣以
招賢者士爭趨然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

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此之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復有哭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銜璣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宋慙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洙曰飛涎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公自謂它日離雙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春間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迎葉古寓居僧舍也洙曰迎葉佛大弟子也優伶仙人名香爐峰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蹐墮水中晉顧愷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潘岳籍田賦碧色蕭其牛羊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日即以金篦刮膜其眼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

善為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

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到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北渚玉局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

曹髦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駒

亦怨甚○容齋續筆曰杜

子美存沒絕句每篇一存一殘蓋席譙曹霸存畢曜鄭
虔歿也黃魯直荆江序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
吹淡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

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洗曰
峽人

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
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
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

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洙曰江陵

在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臺唯一柱土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湜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十字有典有則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

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

詩

洙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

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

行李淹吾

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

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

宛轉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洙曰誅茅謂卜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疊意慷慨

百年死

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鬼

題燕狂風

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

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閭棺乃定

贈蘇四孫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
馬日哀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
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胷巴蜀倦
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
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

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
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
甘養蒙

洙曰為郎為賤公自教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僕也來於巴蜀故云東用馬

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再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
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宜知
臺閣舊洗拂鳳凰雖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

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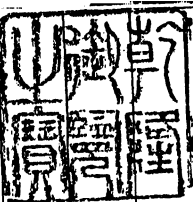
事揮發府中趨

非揮發

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趙曰消渴今如

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攜愧老夫言不能提攜蘇僕為愧也洙曰詩箋風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僕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饒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提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孫家賢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周鎔

謄錄監生_臣呂仲玉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

壯遊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
之迹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以

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
間凡八年復歸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公自注崔鄭州
尚魏豫州啓心

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

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

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

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邱墓
荒劒池石壁仄長洲菱荷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廻塘
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
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
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屈
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
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嘒鷹阜樞林
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鵝鴈蘇侯據鞍喜

公自

注監門曹

曹蘇預

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

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

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

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挽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

日覺死生忙

四句甚悲

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

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

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

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螭虎

嗽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
膏盲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
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
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
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
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
軟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鴻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
定側佇英俊翔

洙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當時
崔鄭州魏豫州以公之文似班固揚雄

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安吳越春秋云吳
王閭廬死大治卽塚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邱
閭廬嘗鑄劍曰吳鉤故有劍池長洲苑名閭廬所遊獵
處也修可曰閭廬立閭門以象天門清廟乃吳大帝孫
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置吳興郡太守四時奉
祠立穀堂號曰清廟鶴曰蘇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
洙曰越王勾踐臥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
海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
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
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中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
自立爲王是爲閭廬朱買臣吳人也拜爲會稽太守買
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士計守邸者少見其
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有頃
買臣遂東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弼曰鏡
湖剡溪俱在會稽鄭曰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洙曰屈賈
謂屈原賈誼也刺字出漢書賈山傳賈山自下剡上

注云劇音摩摩勵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語賜之
牆也及肩忤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以考功郎監試貢
舉人貞觀以來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
於禮部叢臺故趙王臺也青邱齊地名夢弼曰阜攄林
雲雪岡皆齊地洙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
池輒醉而歸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往往至高陽池
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疆為
比夢弼曰賞遊實賢王謂如與汝陽王珣相善也洙曰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穆生設醴
奏賦入明光即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
三賦帝奇之蘇李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潘岳秋
興賦斑鬢彪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
楊乃墳上之木洙曰揚子解嘲客欲朱丹其轂不知一
跌赤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官雞輪稻梁開元太
平日久玄宗侈心自恣舞馬衣丈米飼以粟豆又五坊

有供奉關雞又有關雞使百姓輸納稻粱以供養雞也
洙曰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謂玄
宗幸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武修可曰東宮故
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黃帝與蚩尤戰涿鹿此喻肅宗親征也洙曰翠華天子
旌旂之飾也夢弼曰正異云吳岳在扶風下卞圜云在
隴州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瑄敗于陳濤斜韓曰大軍
載草草草草草辛苦貌夢弼曰備員竊補袞公自謂為左
拾遺也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
直入內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王陵面
折廷諍晉衛玠欲啓廢太子託醉跪帝牀前以手撫牀
曰此座可惜范曄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
敢愛其死夢弼曰公為拾遺嘗上疏言房瑄不宜免相
帝怒詔三司雜問張鎬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
死赫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天爐中時天子收復京
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之推避賞從詩意謂

蕭宗中興公嘗危從還京今日客於殊方如晉侯實從
亡者而介之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
浪公自况也此詩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爾洙曰
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為鴟夷
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闢
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洙曰古木一作翠

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木戎馬一作去馬

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
詩當是指崔旰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
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
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

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干日醉未許七哀詩

洙曰漢馮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

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帝闕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

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

何限言外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慨滿目然不低黯故自可望○洙曰興慶宮明皇替龍之地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

長安志龍池本平地重拱初因雨水流淤成小池至景
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
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
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

洙曰此詩詠
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猥褻
不凡

風刺俱有○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趙曰言
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柳
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遊於
宮垣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嬪次女少兒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

意不俗風而不犯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

雜風塵

有體有理○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

不用棘也能激矢全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

投壺輒賜金帛修可曰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角

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謂角

抵之戲也令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爾容齋三筆云杜

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藝

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若神

倡優不應蒙人主顧兩賓接然使化如水思若神

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闕難

鶴曰明皇好闕難又教舞馬四百蹄及於梨園自教法曲故比詩致貳傷之意馬鮑曰陳

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兆亂之象也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僊

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趙曰明皇

好鬪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巖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老杜鬪雞一詩真所謂親見

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

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趙曰長安

城謂之北斗城夢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驕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夢弼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

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趙曰天寶

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鶴曰龍髯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趙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挽龍髯髯拔墮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使人

不忍

言好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

林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相輝樓為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

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錡三泉上崇山墳石排為遊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謂平時蓬萊殿中

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
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

徵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漢洙曰東

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趙
曰懸車東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
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洙曰莫慮
一作草竊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

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
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
左逸多病鄴中奇駿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
斷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
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傷蜂蠆江
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
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揀
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熊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洙曰舊例一作舊制趙曰心從弱歲瘦公自謂也江左指

嵇阮絕謝之作也鄴中指曹丕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洙曰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有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若考作室既底法殿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夢弼曰按麒麟帶好兒及車輪徒已斲之句公蓋自歎弱歲苦學為文今雖幸有子而有不能傳之妙也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潜夫論語林曾操與楊修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麗張華傳寶劍之

精上徹於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也馬援
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比吐蕃也白閣乃終
南山相附之山皇陂則
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

公自注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
崇簡出襄陽房為益州司馬參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

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

山林塵土
婉有餘情

語及君臣際經書滿

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

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鵲鴿寒楚

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孫羊老云

草黃騏驎病沙晚鵲鴿寒言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為楚地之險阻吳中則有三江

澤震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情素懇切聞口便是

風塵淹別日江漢

失清秋影著啼猿樹

清苦

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

白雲求

趙曰盧照鄰五山高詩莫辨啼猿樹洙曰史記天官書海岱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歸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

陽城郡王衛公墓

洙曰一云夔府送田將軍歸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

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

回首中丞

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

遙憐似葛疆

趙曰御史中丞謂之獨座漢有異姓諸侯王洙曰葛疆山間愛將也注見前夢弼曰

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疆比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

溪女得錢留白魚

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
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邱今日南湖采薇蕨

何人為覓鄭瓜州

公自注今鄭祕監審○因瓜憶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守詞人風

流決蕩之態亦多類此○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師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之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

兼泛滄浪學釣翁

如此作詩宜注者不能曉也○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

知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
後山詩話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夢弼曰
或云公取璩之詩廣之以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校書郎孟雲卿○此孟子亦
差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洙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
異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

謾釣槎頭縮項鰖

謂但有鰖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洙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

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鰖又云
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鰖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漢

水中鰓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鰓鶴曰
宋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鰓一千八百
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

頗學陰何苦用心

韓子蒼曰東坡今集本密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窺定如

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稱其渾厚耳鶴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铿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囊區滿

未絕風流相國能

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縉○公詩晚年多創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

以為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別本是
未害其弟為能耳○洙曰按唐書王維字摩詰與弟縉
齊名肅宗時維遷尚書右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勝所
賦詩號輞川集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嘗求維文縉集
之上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玉座應悲白露團

櫻桃薦廟荔枝繼之故有霜露之感
但語晦然尚可曉○洙曰楊貴妃傳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
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云即櫻桃也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

紅顆酸甜只自知

謂色變○珠曰蜀中
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

此物娟娟長遠生

兩語兩意○珠曰玉甃井
也趙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岬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綈背死

勞生重馬翠眉須

趙注意是如此但蒲欠自注勞生重
焉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以重字為

老頗帶解說○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

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焚而下例以取為蒲今官私

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

膏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

求之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太冲蜀都賦雲壺

布衣臨武長唐菴上書諫荔枝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

作人而鄰切武后改人為生因而誤寫重當
作害踈當作須別本如此翠屑謂妃子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

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劒鸞鳳夾吹簫

挽詩有此

盛麗○此武藝此美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別

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騎兵

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

語有商量

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

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

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飆

亦有氣象

井渫泉誰汲烽踈火不燒

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
詩焉敢隆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
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
即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

白歸興日蕭蕭

洙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北部高選言王掄

初官得京兆尉用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東堂見
詔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郗詵選
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林一
枝之對蛟龍經劍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鸞鳳吹簫用
蕭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至洙曰中年胡馬驕謂安史
之亂而觀闕也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趙曰三朝謂明

皇肅宗代宗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解印也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諫獵用司馬相如上疏諫獵趙曰諫獵阻清霄王綸在彭州必曾上封事不報叨陪華府要綸在彭州又泰成都節度軍謀故云希曰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洙曰易井渫不食趙曰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火今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皆以王綸泰謀所致而然也洙曰張良借箸前籌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趙曰再哭經過罷謂聞綸之死已哭矣今靈視經過夔州再哭馬洙曰之官字用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趙曰渥洼道如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河漢橋如世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為橋此言綸之喪在道路所歷也秦城謂長安

馮唐公自
喻注見前

覆舟二首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點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老乃

沉其
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舟羈

使空斜影

斜字得意

龍居悶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隕石字出左傳趙曰羈使空斜影一句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僊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

聞斬蛟劒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言船已覆

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當時求藥方士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畀祠至明夜嘗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

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山谷曰
竹宮桂館事皆語諷玄宗好神仙夢弼曰漢真人金丹
訣姚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姚女真汞也又道家四象論
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姚女黃婆嬰兒之號朱
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人
飲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飲飛拔劍斬蛟
乃得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世云
其下多怪物嶠遂筮犀角服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歆連粉堞岼斷更青山開

關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洙曰防隅

一水關蓋峽口
有關斷以鐵鎖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

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注主

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先主在蜀之際夔峽為要衝也

秋風二首

秋風浙浙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旆牽百丈

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羗連白蠻

中巴不得消息好曠傳戍鼓長雲間

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關關

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關必在秋時
夢符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

之百丈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殿向
神都寒未還謂輸運入京師也鶴曰青菴謂吐谷渾嘗
封青海國王趙曰舊
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

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如竹枝樂府嬌嬌
長句不必親切夢

弼曰他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

景宛轉含蓄道不盡淒感之意

西閣二首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鶴曰
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

五字

甚怨而不盡
言開合盡之

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

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

學越吟

夢弼曰周書時訓鵲始鳴通卦驗鵲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

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舄纈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

其思

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

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

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田曰應劭漢官

儀禮帝時侍中刀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
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員外郎也
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
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
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洙曰尚子平男女嫁娶畢斷
家事勿相關趙曰消中公素消渴疾洙曰選服食求神
仙天台賦
遠寄冥搜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

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洙曰左傳

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趙曰公時寓夔故稱南翁以
醉而歌巴渝之曲洙曰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

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鮑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礫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

社日

詩如此不待物色

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鴦迴金闕誰憐

病峽中

洙曰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洙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末句蓋自傷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

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頻

鄭曰思息

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藏祚切又則箇切晉列女傳實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悽惋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
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

所園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歎中夜吹胡茄賊又
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遂棄園而去藝弼曰樂府橫吹
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漢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
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漢
深其曲曰滔滔武漢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武
漢多毒淫趙曰故園指杜陵綠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
感之也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亦未

畫著相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自紛

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

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涿曰巫山

有神女廟成
都有望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扈聖崆峒日端居灩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
拙被林

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

議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

奇壯可尚

社稷經

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

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

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

此膠

漆難曉似謂難解耳

行人避蒺藜

上句兵連禍結

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

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闕書幃

好氣

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衣體面語

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

倒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歛

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

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

老成語

議堂猶集鳳

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

使下何之釣瀨踈墳籍耕巖進奕碁

所進止此善自道

地蒸餘

破扇冬暖更織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

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

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

百慎交綏

交綏自喻甫出蜀時時有意歸朝如合分雙賜筆如歸朝日替笏筋力定如何○洙曰此

詩公首叙初召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反繼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宗嘗幸平涼郡未幾公入蜀為工部員外郎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檣叢之歎也夢弼曰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公嘗獻三賦故以相如為比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來枚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琯不宜罷相忤肅宗故以揚雄事為比洙曰漢光武救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肅何傳一代宗臣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曰先帝嚴靈寢言肅宗北京修寢廟也宗臣加受遺言受遺詔立代宗也洙曰恒山謂河北遼海謂遼東皆史思明之窟穴也總戎謂元帥時代宗為帥左傳齊青楚爾貢包茅不入趙曰北寇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

步聞公自喻不必在朝列也洙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
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漢文帝集上書囊為殿
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洙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
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荊州韓信傳有告
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於雲夢遂擒信以歸爾
雅釋地楚有雲夢詠曰綠林雲夢謂荆楚復亂也洙曰
越王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議堂者識政之堂議政常
以貞觀為龜鑑也洙曰江淹書競雄刀之利孝祥曰競
雖言賦歛之急也趙曰漢蕭有傳哀帝時南郡多盜賊
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傳載
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咸信
素著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洙曰漢司
馬相如使蜀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釣賴耕巖公借以自
述也嚴子陵釣處後人名為嚴陵賴鄭子真耕於巖石
之下地蒸冬暖言變之風土也洙曰王紫七哀詩西京

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瀟陵岸回首望長安公羊
傳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吾道窮矣趙曰
王粲登荊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尼邱
故名邱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
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孔璋為
曹洪與魏文帝書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祿注云睢渙二
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繪錦綺天子御服出焉趙曰睢水
在南都宋州公少年嘗遊此洙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
傾太陽趙曰大廷氏至德之世也洙曰左傳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子有京觀後
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
於南宮雲臺左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

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鶴曰李秘書文蔚也公先有奉寄二首約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贈

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之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
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陋
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

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
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苦辛行

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

公自

注汧公李勉也
宗室鄭惠王孫

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頰川于

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

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夙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

知己歡罷念歸旋

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洙曰漢韋
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南

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麗世號為徐庾體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州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謁之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之句是就用陳蕃事洙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永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朱絲繩堯時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汧公也

送單二判官

先帝方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
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荆衡
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趙曰先帝謂肅

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名丹鳳城
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皇而名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勲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後山詩話

裕陵嘗觀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替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忍

待江山爛還披鮑謝文高樓憶踈豁秋興坐氤氲

定功曰劉

向列女傳陶荅子妻諫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
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
也洙曰鮑謝謂
鮑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

楚楚

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

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圓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欲
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醅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

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梅曰賸石

證切有餘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

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

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鵲

曰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云
南菊再逢趙曰鳳城言長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鶴曰鄭審湖
亭在峽州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
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
磨

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
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邱

洙曰
晉山

簡庾亮事並見前注
荊州有楚昭

王墓王粲登樓賦云西接昭邱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
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
官

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
應卜地鄰接意如何

洙曰
晉潘

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漢賈誼年以通諸家之書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

兩語

實甚造詣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幾不可解而甚有味

羹煮秋萸弱杯

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趙曰暫

住蓬萊閣詣鄭監也後漢藏書於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桓帝時始置秘書監朱曰揮金字出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為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其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潘岳西征賦飛翠綬施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趙曰末句謂鄭監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非頻頻有之乎

秋興八首

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小家數乃不可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畫省香爐違伏枕，

畫省香爐雖點綴意然語亦太

朴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斜。
洲前蘆荻

花洙曰宜都山川記已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露衣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

年八月見程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懷作
荆楚歲時記乃傳會以為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子
美亦承襲而用之耳趙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
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為尚
書員外郎自歎遠去省中以多病伏
枕故耳下句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
汎汎無所得也清秋薦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洙曰漢匡衡元帝時

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
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微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趙曰直北言夔之北乃隴右關輔間

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魚龍川在秦州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

律句有此自覺雄渾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

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希曰南山終南山

山也洙曰漢武帝作承露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漢武帝殿剛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趙曰崔豹古今注云商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青瑣省中門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起便是

花萼夾城通

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兩句寫幸蜀之怨懷故京之思不分遠近如將見焉

珠簾繡

柱圍黃鵠錦纜牙樯起白鷗

對句耳不足為麗

回首可憐歌舞

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洙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

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樯言天子泛龍舟宴賞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洙曰漢紀注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

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
安西南西都賦注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蒼
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所曰林未蓮房皆言池中
所有闕塞言白帝城烏道言峽
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語有悲
既可念

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

晚更移

甚有風韻
春字又勝

綵筆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趙曰昆吾御宿乃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
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峰與漢陂
皆在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
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鏡鸞窺沼行

天馬渡橋亦數此體趙曰費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弼曰子美昔遊漢陂曾留篇詠集中有漢陂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歎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
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
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此自佳句口每於句內款曲至後山
復變四字耳公又云不恨我
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

夜多雲雨赤葉楓林
自古鳴黃泥野岬天
雞舞盜賊縱橫甚密
邇形神寂寞甘辛苦
幾時高議排金門各
使蒼

生有環堵

洙曰天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
泊西南天地間三峽
樓臺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羯
胡事主終無賴詞客
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
年詩賦動江關

洙曰支離字見莊子注云形體支離

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注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

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

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不屑屑用事結得更高希曰歸州有

宋玉宅歸與夔為鄰故此篇詠宋玉趙曰夔州玉峽十二峰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夢思之句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起得磊落

一去紫臺連

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

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洙曰歸州有昭君村蒼舒

曰漢元帝時宮中按圖召幸王嬙字昭君姿容甚麗畫工乃毀其狀會單于來求美人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塋之胡率多白草昭君塚獨青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夢弼曰石李倫明君詞明君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

玉殿虛無野寺中

公自注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巢水鶴

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

公自注殿今為一寺廟在宮東

體君臣祭祀同

洙曰蜀先主玄德以孫權襲雲長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

歸魚復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宮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希曰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兩語氣槩別贊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

勞

洙曰宗臣字見漢書蕭何曹參為一代之宗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

固伯仲之間耳蔣驥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運一作福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

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

及茲煩見示滿

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
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
盡墨後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
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洙曰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呌狂

走乃下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逸氣感清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若非

老筆籠疎乍見起語豈不失笑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

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

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語勢浩然筆熟意簡不特沈著

粉

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

除狡兔會是翻韉上

夢弼曰馮火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鷂洙曰玄宗太平時常以

冬十月辛驪山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

麗赤鷹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是年受劍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

興語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
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
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
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
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
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
泛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
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夢弼曰梁益劍南道也解

捐用陳蕃事山門

公自謂在夔峽間

補遺

送殿中楊監

蔡興宗正異云別離
足期足字集作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